



红色经典 书写辉煌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由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近期正式与读者见面。12月9日,出版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该书的首发式。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首发式。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徐怀中、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柳建伟、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周百义、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波与会并致辞。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由徐怀中任名誉主编、朱向前任执行主编。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项目之一,该大系从1927年建军至今浩瀚的军旅文学作品中遴选出优秀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共集结成70卷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大系包括长篇小说34卷、中篇小说13卷、短篇小说3卷、诗歌卷5卷、散文卷3卷、报告文学卷3卷、理论批评卷3卷、话剧卷3卷、影视文学卷3卷,其中既有刘白羽、魏巍、胡可、李瑛、朱苏进、朱秀海、乔良、徐贵祥、柳建伟等诸多部队作家的代表作品,又有孙犁、邓友梅、莫言、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作家和邓一光、周梅森、尤凤伟等非军旅作家的优秀军旅题材作品,

收录作品总量达700余部。阎晶明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作协向《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军旅作家致以崇高敬意。他说,军旅文学表现了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进程中艰苦卓越的伟大历史,生动描写和热情讴歌了人民军队为保卫和平与国家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形象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军队在国防现代化、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无穷智慧和强大力量,对我们了解国史、党史尤其是军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构成了中国军旅文学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在当今时代这种精神特别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相信中国军旅文学在未来一定会得到长足发展,催生出更多优秀作品。《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集结了自建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旅文学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各个文学创作门类,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深入研究、系统阅读、全面了解我国军旅文学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军旅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徐怀中看来,经过多年精耕细作,中国军旅文学充分展示了在真实意义上特有的艺术光芒和中国军人的人性光辉,从而使读者发现,原来军事文学不仅可

以令人震撼,同时也可以唯美而令人陶醉。书写国家情怀,讴歌人民军队,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光彩,这是军事文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作为大系的作者之一,柳建伟表示,广大军旅作家应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相信在几代军旅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军旅文学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彰显了我军始终秉承的优良传统。朱向前介绍说,这套大系具有宏大的文本架构,是最“硬核”的中国故事,也是精雕细琢的文本,如此巨大工程的问世凝聚着广大军旅作家、主编团队和出版方的心血。周百义认为,出版这套大系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中国的军旅文学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经典化重构,让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感受到中国军旅文学的重要贡献和军旅作家的辛勤努力。黎波说,关注中国军人个体命运,呈现中国军人生存状态,表达军民之间深厚情谊,是军旅作家的文学使命。相信这套大系的出版对弘扬军旅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首发式的还有《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出版方代表和主编团队成员、部分评论家和军旅作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师生代表等。首发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小丫主持。

2020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南宁电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慰问演出,12月7日上午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冠洞村举行。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聚焦脱贫攻坚主题,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结合,深入开展结对帮扶,是今年文化进万家工作的一大特点。2020年的文化进万家活动将延续以往小型化、灵活机动、人员精干的文化文艺小分队形式,以国家级贫困县特别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内的深度贫困县为重点,深入基层开展慰问演出、文化帮扶、辅导交流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文艺活动,为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加油鼓劲。

7日,桂北山区寒意渐起,启动仪式现场却气氛火热。听说有演出,一大早,老老少少的村民便从四处赶来,把平日举办活动的鼓楼坪挤得满满当当。

在本次启动仪式上,《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爱国歌曲,《脱贫宣言》《都说变了样》等扶贫歌曲,广西多声部的侗族大歌……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博得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文化文艺小分队不仅为基层群众奉献了文化的盛宴,也送去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在启动仪式现场,中宣部向三江县的26支村级文艺队分别赠送了一套音响设备,向移民安置社区的中小学赠送了少儿图书。来自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的乌兰图雅等艺术家与三江侗族文艺爱好者结对帮扶,开展辅导培训活动。

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据悉,此次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宣传文化部门组织了240多支文化文艺小分队,各省(区、市)组织了2800多支省级文化文艺小分队,将在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深入基层,把慰问演出、文艺辅导、展览展示等活动送到百姓身边。(韩轶凡)

作家评论家研讨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与新时代写作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2月6日,由河北省作协、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联合举办的“河北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与新时代写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王凤、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以及李炳银、程光伟、张柠、彭学明、刘璋、孔令燕等20多位作家、批评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主持。

李敬泽认为,河北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河北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值得作家、批评家展开深入研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河北作家及其作品所观照的地域、人民以及自身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河北现实主义文学的再出发是必要的,更是必然的。

王凤在会上回顾了河北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她认为河北文学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性格来源于河北作家强烈的时代主旋律情节以及浓郁的地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反映生活、呼应现实是当下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作家的当务之急。

与会专家围绕近现代以来河北文学的主要创作成就、体裁类型、艺术特色、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位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河北现实主义文学在时间上都处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地,产生了一大批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作品,有力地支撑和滋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在新时代里,广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者应该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理想,不断深化对历史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打磨艺术表现能力,加强对当下“现代性”的整体性把握,为有效叙述和表达时代经验提供更多可能的可能性。

史建伟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河北文学界当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努力总结吸收经验教训,不断推出激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办法举措,将新时代河北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新的高潮。

《民族文学》举办创研中心作者改稿班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27日至29日,《民族文学》基层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作者改稿班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副主编哈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赵海虹等参加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主持。

吉狄马加在开班讲话中说,文学工作要做到基层,要不断延伸工作手臂,扩大服务覆盖面。长期以来,《民族文学》通过多种途径广泛联系基层写作者,刊发大量基层优秀作家的作品,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起步、成长提供了良好平台。希望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积极交流创作经验,深入探讨如何更充分发挥“创研中心”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在开班仪式上,来自广西柳州韦晓明和来自广西巴马的罗仁标谈到,“创研中心”成立以来,营造了良好的文学氛围,基层写作者的创作热情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学》带领作家和编辑,手把手地进行指导,为当地的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据介绍,此次是《民族文学》“创研中心”第二次举办的改稿班。参加本次培训的31位学员来自31个“创研中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作家,也是“创研中心”的负责人,联系着数量庞大的基层写作者。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改稿班,能够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并通过他们,把文学的种子播撒进基层的广阔天地。在两天的时间里,学员们聆听了专家讲座,以及编辑们对于稿件的点评。大家还围绕如何更好开展“创研中心”的工作、为基层写作者提供更为切实帮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复旦大学举办“我们在校园写作”论坛

本报讯 11月23日,“我们在校园写作”高峰论坛暨复旦大学MFA(艺术硕士)十周年庆典在复旦大学举行。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炳华,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及陈思和、孙颔、叶兆言、孙甘露、金宇澄、王宏图、杨庆祥、黄平等作家、专家学者与会。

2009年,复旦大学正式招收创意写作MFA专业硕士,这是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的第一个创意写作MFA硕士点。10年来,复旦大学创意写作MFA专业累计招收154名学子,他们毕业后有的成为编辑、教师、编剧,也有的继续攻读博士或从事其他行业。至今,该专业培养的张怡微、陶磊、王侃瑜等青年写作人才,为中国文坛注入了新生力量。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等话题展开交流。王安忆表示,说是教写作,其实只是帮助学生认知写作,并不敢负责诞生作家。“天才是在任何境遇中成就事业,但天才总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铺路,我们就是培育铺路的石子。”陈思和说,创作的热情和火焰一直在复旦燃烧,一代一代地传下来。通过学校教育能够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写作基础,剩下的就需要学生耐心等待爆发力,通过长期积累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当天还举行了有关创意的两场高峰论坛和一场圆桌讨论。张怡微、黄平、李一、叶子、汪雨萌等围绕国内高校创意写作教学的相关话题展开交流。(宋 吟)

《湖边》深度挖掘人性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11月27日,由北京作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程青长篇小说《湖边》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白靖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晓及陈福民、王干、张颐武、张利、孔令燕、李师东、张晋、丛辰辰、石一枫、王斌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探讨。

《湖边》取材于“杀妻骗保”的新闻事件,作者从新闻结束之处出发,对人性进行深度挖掘与诠释,衍生出一部波澜迭起、内涵丰富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不同人物各自的视角进行回溯,带有冷静的旁观感,随着案件悬念的渐次铺陈,透过忠诚与背叛的博弈,重现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生相。

与会者认为,程青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女性视角。《湖边》以多个角度、多个声部的叙事,呈现了人性中非常幽深的部分。可贵的是,在窥尽人性深处秘密、曲尽人生萧索的同时,程青并没有落入尖刻、冷漠的窠臼,她达观、通透的笔触始终带有理解、宽容和温情。作家笔下描写的芸芸众生和围绕他们的世界,深具悲悯情怀,传达出温暖而爱的光芒。《湖边》通过社会事件透析社会心理,呈现出当下社会群体的内心挣扎。程青把写作当作使命,对社会保持关切,是这个时代认真而踏实的记录者。

12月7日,由内蒙古托克托克前旗乌兰牧骑编创的大型音乐剧《石榴红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该剧以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为主线,讲述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各族的优秀青年们来到学院共同学习、劳动和成长的感人故事。全剧深度挖掘了托克托克前旗的红色文化,以音乐剧形式弘扬了“石榴生来握成拳,民族团结像石榴”的民族团结精神,展现了延安民族学院为我国民族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欣 闻)

叶舟:瞧见“敦煌”这个词,我便认了命

□周 茉

有一天,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兰州,给叶舟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句歌词能形容叶舟当时的心情,大概也是宿命之地对他做出的批阅与检视。这天是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定稿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写作近40年,叶舟的文学疆域远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他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成长,甘肃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

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与生俱来。许多年前,他和同为作家的李修文有过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几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接晨昏,在玉门关背诵李白和王昌龄,在莫高窟下给敦煌艺术研究家常书鸿上坟。很多次叶舟根本不敢进莫高窟,走到对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的骨灰,其中最大的一只常书鸿。叶舟常会先去这些坟堆旁走一走,唠唠嗑,之后在常书鸿的坟前磕个头,给他点一根烟,放在墓碑上,说“常先生,看你来了”。

一片土地与一个人,到底能有怎样命定般的机缘呢?“打个比方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电,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叶舟说。

有段时间,叶舟就职于一家都市报,因为各种采访与文学渐行渐远。行走于丝绸之路,他在这片苍野之境寻得了新的诗歌根据地,为日后的小说写作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故乡。

叶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大量诗歌和小说。今日他不能指责那些少年之作,“但它们的悬浮与苍白,却是明显的”,直到发现“敦煌”这个词。整个90年代,叶舟写了上百组诗,发表在各类刊物上,2000年集结出版,就叫《大敦煌》。叶舟说,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地。

但其实,与天马行空的诗歌相比,叶舟在小说中的头颅始终是低着的,很多问题和困惑,让他心里一直不痛快。于是,卷旗西渡,敦煌洗去了叶舟的沉重和暮气,给了他新生的勇敢。千禧年大年初一,敦煌莫高窟大雪纷飞。千佛岩下叶舟发愿,一定要写出一部心血之作,让这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

这不是一闪而过的雄心壮志。十几年来叶舟边练笔,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两麓踏勘,求索着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他还清楚地记得找见黑暗中灯绳的那一天。

2016年年底,叶舟从扬州赶往南京,眺望着车窗外的落日,突然觉得它像一介少年游侠,先自己而去,奔向了敦煌。那一刻,叶舟知道他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叶舟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了三根烟,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雨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子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19年前我如果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写不出来,要写也是胡编乱造。经过这些年的发酵,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储备,我的故事渐渐成型,再拖就会难产。”叶舟说。



但他没想到是如此大的一个故事。“我本以为七八十万字左右,但最后成书是100多万字。”叶舟灌注了所有情感,洋洋洒洒百无禁忌,写完后一看,心想也只有这么厚的书才能配上敦煌。《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从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叶舟的写作,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展开了想象的边境,把自己写开了,也写嗨了。

叶舟个头不高,戴眼镜,戴帽子,看着还有几分弱小,《敦煌本纪》里藏着有一股无穷的劲头。评论家李敬泽说叶舟有大想法——《敦煌本纪》选的是20世纪初的时间点,也是我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节和缝隙。那个贯通古代和现代、贯通我们民族西方和东方、贯通那些基本精神气概和法度伦理的东西,书中有壮大而自由的展示,“《敦煌本纪》给了我们一个看中国的视野。中国之大不仅仅是幅员广大,还表现在有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和精神上的回旋之地,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来源。”

人们对丝绸之路的遥想,大多停留在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文明彼此交融的辉煌璀璨。然而从清朝末年开,随着国运败落,整个丝绸之路形成一片锈迹斑斑的地带,西部开发时有一个词叫“锈带”,可以形容繁盛过后逐渐没落的河西走廊。

小说家眼中,所谓的“锈带”,所谓的边角料,或许正是一个强悍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复活,涅槃重生,这本身就是悲剧的源头。

起笔时,叶舟立下这样的念想: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看尽人世悲欢凄凉。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如何在个山河板荡的时代,悲深愿重,慷慨取舍。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笔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股元气。

一天深夜,《芳草》主编刘醒龙接到叶舟的电话,非要唱一首刚刚学会的西部民歌花儿给他听。刘醒龙认为叶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诗人。新世纪初,诗人写小说是个风气,“我就觉得诗人写小说,未必像小说未必是小说,所以就托朋友给叶舟捎个话,叫他不要写小说,害怕他一写小说把诗歌丢下了。”

显然,叶舟没有听进去。刘醒龙深知这位文学中人:别人替你看好了这个路,说这个路好走,你就偏偏不走,非要另辟蹊径,走险象环生的路,而且还迟迟不知返。

直到看到《敦煌本纪》的稿子,刘醒龙决定《芳草》四期连载。“读到几千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在半夜千里之外唱花儿的叶舟又回来了。”

《敦煌本纪》单行本责任编辑是译林出版社的魏玮。这个“90后”姑娘与叶舟同是甘肃兰州人,《敦煌本纪》对她来说是宏大课题。初稿成熟完善,魏玮要做的是在通读过程中把主要人物、故事情节、小说结构梳理出来。“叶老师的语言是诗性的,融白话、文言与西北方言于一体,对我很亲切,书里写的也是家乡山川风貌,很熟悉。”

李修文说叶舟是赤子,悲痛者,永远的少年气。我问他,怎么理解悲痛者?李修文给我的回答是:道不尽,你沿祁连山走一趟即知。